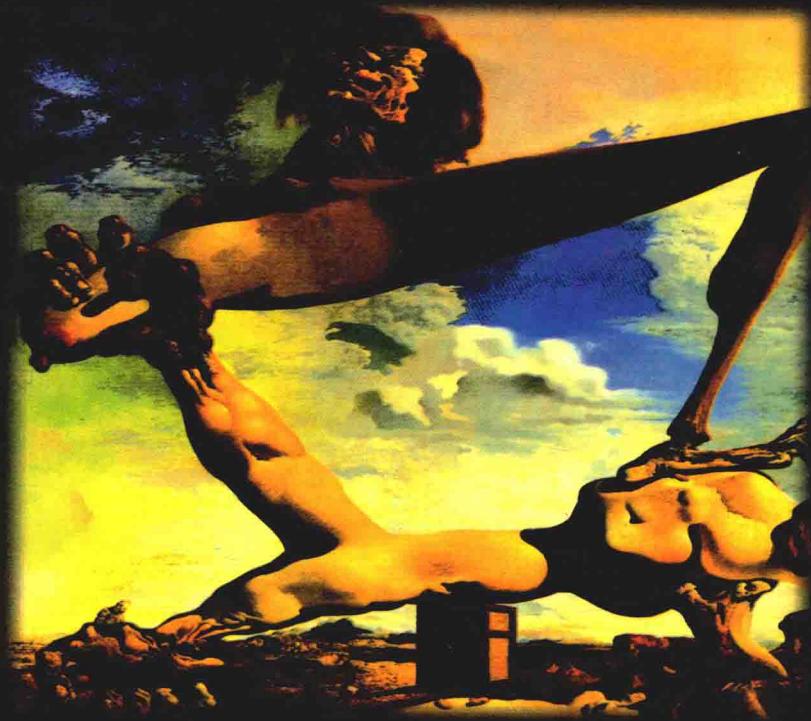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七日谈

[法] 玛格丽特·阿·耶伐竹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DS65.44
208

七 谈

[法]玛格丽特·德·那伐尔著
胡仲发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 毫米 印张:702 字数:15500 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7-5312-1346-X/I·313 定价:5800.00元(全60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第一日

这一天所讲的全是女人对男人，男人对女人恩将仇报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某一个和主教偷情的学监夫人的恶行

亲爱的女士们，我长久的辛劳一直只得到可怜的回报，为了向爱神报复，向一直对我抱着铁石心肠的女人报复，我要对你们讲一讲女人对我们可怜的男人的种种恶行；我对你们讲的无一不是真话。

在最后一位查尔斯公爵统治时期，在阿朗松镇上住着一位名叫圣艾格南的学监，他娶了当地的一位名门妇女为妻。这位太太，美貌多于美德，水性杨花，一直和塞埃兹的主教勾勾搭搭，主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对付那丈夫，使他不仅丝毫觉察不出他的险恶居心，甚至还把对男女主人的爱也全忘了，最后竟然和一些巫师搅在一起，企图置公爵夫人于死地。主教之所以能长期和这个坏女人来往，并非由于她爱他，而是她的贪财的丈夫逼着她和主教私通。而她暗中却疯狂地爱着阿朗松的一个年轻人，一位大校的儿子；她常常要主教



七 日 谈

把她丈夫支使出去，以便她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会那大校的儿子杜·梅斯尼尔。就这样，她为了钱去陪主教，为了享乐陪杜·梅斯尼尔，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还对杜·梅斯尼尔说，她跟主教调情也全是为了他，主教从她那儿只能得到几句空话，并要他放心，除了他以外，谁也别想从她那儿得到更多的东西。

有一天她丈夫奉主教的派遣要出门去，她推说镇上的空气对她不利，要他同意她到乡下去住一阵；她一到达农庄便马上给杜·梅斯尼尔写信。要他当晚九点务必前来看她。这位可怜的多情人自然准时到达了，可是在门口他遇上了常为他引路的女仆对他说：“再往前走吧，朋友，这里你的位置已有人占了。”他以为必是学监回来了，便问她，他们在一起过得怎么样。那女仆见他如此爱那女人，而她却并不真爱他，又见他是那么漂亮、年轻、出身名门，不禁十分同情地对他说，她的女主人如何和许多男人在一起鬼混，想着她的这些话定会使他的爱情烈火慢慢熄灭了。她告诉他，塞埃兹的主教刚刚来，现在和她的女主人在一起睡觉，尽管原来的安排是让他明天来的，可他却设法让学监在宫里脱不开身，自己便连夜跑来和她私会了。杜·梅斯尼尔这时感到多么失望啊！可他不大相信女仆的话，便躲进了不远处的一间房屋，在那里一直待到后半夜三点多钟，这时他看到主教走了出来，并且几乎还是平常的装束，并没有多加什么他所想象的伪装。

就这样他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到阿朗松，紧接着那个坏女人也回到了镇上，她还跑来见他，以为还能像以前一样愚弄他。但他却对她说，像他这样一个带着无比沉痛的悔罪心情，希望不久以后罪孽便能得到宽恕的罪人实在不敢高攀她这位曾接触过神物的好人。因而当她意识到她的骗局已被拆穿，赌咒发誓



都无济于事时，她只得又去找主教，并说了一大堆他的坏话。对这个问题思考了一番之后，这个女人对她丈夫说，她不能再在阿朗松住下去了，因为她一向当朋友看待的那位大校的儿子却百般诋毁她的名誉，所以她请求他带她到阿尔根坦去住。她丈夫本来什么都听她的，当即表示同意。但在阿尔根坦没住多久，这个坏女人又派人去对杜·梅斯尼尔说，他是世上最邪恶的男人，她已听说到他曾公开说她和塞埃兹主教的坏话，关于这事她迟早要找他说清楚。

这年轻人原来只在私下里跟她谈过这些事，但由于怕得罪了主教，他只得带着两个仆人前往阿尔根坦，并在雅各宾教堂的晚祷会上见到了他的情妇。他于是跪在她身边说：“夫人，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在上帝的面前向你发誓，除了对你本人以外，我再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有损你的名誉的话；而我对你说的坏话连一半也不敌你对我的恶毒态度。不管怎样如果现在有哪个男人或女人说我曾说过你什么，我这就当着你的面揭穿他的谎言。”当她看到教堂里有那么多人，他又带着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仆，她不得不强装出一副和蔼的态度对他说，她毫不怀疑他讲的都是真话，她还深知他是个十分诚实的人，决不会无端说任何一个人的坏话，更何况她一直是非常爱他的；但是现在有些流言蜚语传到了她丈夫的耳朵里，因此她要求他到她丈夫面前公开说明他没有讲过这些话，并让他对此不要相信。他随口表示同意，说着便想挽起她的胳膊陪伴她一同回家，但她却说这样不好，因为她丈夫可能会猜想那些话都是她教他说的。这时她扯着一个仆人的袖子说：“让这个人跟我去，到时候我会派他来找你，眼下你还是先回去安心休息吧。”而他不知道她正在对他要阴谋，便照她的吩咐办了。



七 日 谈

她让带来的那个仆人吃了晚饭。每当他问起是否该去请他的主人时，她总是说再稍微等一会儿。夜幕降临后她私下派自己的一个男仆去请杜·梅斯尼尔。他并不知道厄运将至，大胆向那位圣艾格南家走去，在那里他的情人还留着他的一个仆人，因此他身边仅跟着一个仆人了。在他来到那房门前的时候，那个请他来的仆人对他说，夫人在他见她丈夫之前有好多话想先和他说说，她正单独和他的那个仆人在一间屋子里等他，他现在满可以把另一个仆人派到前门去。他照他的话办了，而当他走上一溜黑暗的小楼梯的时候，躲在一间小屋子里的学监听到了他的脚步声便问：“是谁？”有人便告诉他说，是个男人正企图偷偷进入他的宅中。这时一个事先雇来的名叫托马斯·格林的职业杀手便冲了出来，用剑对他一通乱砍，他尽管极力自卫仍被杀死。他的那个和那太太在一起的仆人对她说：“我听到我的主人在楼梯上说话，我要去找他。”但她却拉着他不放说：“不用急，他一会儿就来了。”过了一会，他听到他的主人的声音说：“我完了，愿上帝接纳我的灵魂。”他真想冲出去救他。可她仍拉住他说：“不必着忙，我丈夫不过是想教训一下这种胡作非为的年轻人。来吧，让我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她说着倚在楼梯上问他丈夫：“事情结束了吗？”他回答道：“你来看吧，现在我已为你向那个给你带来无尽羞辱的人报了仇了。”说着他拔出自己的匕首在那个活着时他连碰都不敢碰的人身上捅了十几下。

那两个仆人逃离杀人现场后匆匆去向他可怜的父亲报信；圣艾格南却考虑着如何使这件事不泄露出去，他想到死者的两个仆人都无法出面作证，而在家里，除了那杀手、一个老女佣和一个十五岁的姑娘，谁也没看到杀人的事。他想私下干掉那



个老女佣，但她却伺机逃脱，靠雅各宾教徒的帮助隐藏了起来。她因而成了这桩谋杀案的最重要的证人。那年轻姑娘在他家里又呆了几天，但他让那杀手诱惑她，把她送进了巴黎的一家妓院，终于使她也无法出面作证了。为了掩盖杀人罪行，他把尸体焚化，又把那些未被烧尽的骨头全和在砌房用的泥灰里了。干完这些以后他急忙到法院去自首，企图让人家相信他曾多次阻挡一个抱有不良企图的人进入他的私宅，但这个人却不顾阻拦一心想玷污他的妻子，一天夜里他偷偷跑来见她，却在她门口被自己撞下，他在丧失理智的盛怒之下把他杀死了。尽管他办事利索，可还是没等他把自首书递交给枢密大臣，他便已经得到了从死者的父亲那儿了解到真相的公爵和公爵夫人的书信，信上请求他对凶手严惩不怠。这个罪犯看到自己已不可能得到宽恕，于是带着妻子和众多的家人跨海跑到英格兰去。在临走之前他告诉那杀手说，他已看到国王的快信，信中说要把他抓起来处死，由于他帮过他的忙，他因而很愿意救他一命。他拿出十个金币给他，叫他逃出国去。他逃走了，至今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依靠死者的两个仆人和那个逃到雅各宾派教徒中间的老妇人的证词以及从泥灰中找到的骨灰，这件命案已完全成立。于是在圣艾格南及其妻子缺席的情况下，法院进行了缺席审判。他们都被判处死刑，并付给被害人的父亲一千五百金币的赔偿。他余下的财产也全部由皇家政府没收。圣艾格南看到自己虽住在英格兰，可按法兰西的法律他已经死了，他于是通过走某些达官要人的门路以及他妻子的亲戚朋友的帮助，公然使英格兰国王向法国国王提出赦免他并归还他的财产和官职的请求。而法国国王深知其罪行重大，便把这案子交给英格兰国



七 日 谈

王，问他这样的罪行能不能宽恕；并说，在阿朗松犯下的案子只有阿朗松的公爵有特赦的权力。但不论怎么说那英格兰国王仍一再向他提出请求，最后那学监竟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自己家中。回家后他贼心不死，又找来一个名叫加勒里的巫师，企图靠他的法术免去该向死者父亲支付的那一千五百金币。

为此目的，他和他的妻子改装后带着那巫师一同来到巴黎。他妻子注意到他总是长时间和那巫师一同关在一间小屋子不知在干些什么，一天早晨便去暗中窥探。她看到加勒里拿出五个木头人来给他看，其中三个垂着手，两个举着手。她还听到那巫师说：“咱们还要用蜡照这样子再做出五个小人儿来，不过这些垂着手的要做出即将死去的样子，举着手的要做成我们希望和他们相亲相爱的人的样子。”这时那学监对他说：“那就把一个做成我希望得到其恩惠的国王，另一个做成阿朗松的枢密大臣我的布里翁老爷。”加勒里又说：“我们还得把这些小人儿放在圣坛下面，让它们可以听到做弥撒的声音，还可以听到你紧随我后讲的一些话。”说到那些垂手的人，学监说其中的一个得做成受害人的父亲吉勒斯·杜·梅斯尼尔的样子，因为他知道，只要他还活着就定会没完没了地控告他，另一个做成女人，得做成国王的妹妹，阿朗松的公爵夫人的样子；因为她是那样喜欢她的老仆人杜·梅斯尼尔，又十分清楚学监在其他方面的种种罪行，她不死，他便难以活下去。那最后一个木偶也做成女的，得做成他的妻子，因为她是这一切不幸的根源，并且他很清楚，她永远也改不掉她的恶习。他的妻子从门缝里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并听到自己也将被害死时，便拿定了主意先下手为强。她假装去找阿朗松公爵的首席推事、她的叔父努弗勒借钱，然而却向他控告了她丈夫，说明了她所看到的和



听到的一切。这努弗勒就像是她忠实的奴仆，当即去见阿朗松的枢密大臣，把一切全告诉了他。由于那一天公爵和公爵夫人恰巧不在家，他便把这桩奇案报告给了国王和公爵夫人的母亲皇太后。她马上找来巴黎的城防司令巴雷；雷厉风行的巴雷当即派人逮捕了学监和巫师加勒里。他二人不等用刑或逼供便把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他们的案卷被送交国王批阅，一些想救他们性命的人想说服国王他们施法术不过是想得到国王的恩惠，别无他意。但国王把自己妹妹的生命看得和自己的一样重要，因而下令对他们以图谋弑君罪论处。但是阿朗松的公爵夫人却为这学监求情，希望将死刑改为其他惩罚。她的请求得到允准，于是这学监和那巫师一起被押往马赛的圣布兰卡特监狱，在那里的严密监视下度过余生，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考虑自己的罪行有何等严重。他的妻子在丈夫离开后更加肆无忌惮，胡作非为，最后悲惨地死去。

“女士们，我请求你们仔细想一想一个邪恶的妇女会招来多少祸患以及我给你们讲的这个女人的罪孽所招致的不幸。你们会发现，自从夏娃使亚当犯罪以来，所有女人都在尽力折磨、杀害和诅咒男人。至于我，我已经对她们的残酷深有体会，我敢肯定，将来我如果面临诅咒和死亡，那必定是出于我所爱的人的绝望。但我却天生愚不可及，我还不得不承认这个从她而来的地狱带给我的欢乐却胜过任何从别人而来的天堂。”帕拉芒蒂装作听不出这番话是对她而发的，对他说：“既然像你说的，你那个地狱那么让你开心，那也就不用害怕那给你送来地狱的魔鬼了。”而他却生气地回答说：“假如我的魔鬼会显出他那使我不快的一身漆黑，那在座的一见到他定会像他给我



带来莫大的欢乐一样，感到莫大的恐惧。但我的爱情之火使我忘记了那地狱之火。所以对这件事就别再谈了；我提议由奥茜尔太太来讲第二个故事，相信她如果讲出她所知道的女人的情况，她一定和我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于是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奥茜尔，请求她开始讲故事，她表示同意，笑着开口说道：

“女士们，我似乎感到，这个建议我来讲故事的人通过一个极端邪恶的女人的真实故事，完全败坏了妇女的名声，因此我感到有必要从我许多年的记忆中仔细搜索，一定要找出一个最贤良的妇女，以使谎言无处躲藏。现在我想到了一个值得我们永远记忆的贤德的女性，我这就来讲讲关于她的真实故事。”

第二个故事

一个宁死也不肯受辱的赶马人的妻子

在安博伊斯镇上住着一个为弗朗西斯一世的妹妹那伐尔的王后服役的赶马人。王后在布卢瓦生下一个儿子，这个赶马人到那儿去领取应付给他的工钱，他的妻子仍留在安博伊斯，住在大桥边的一所房子里。她丈夫有一个伙计，长时间以来一直都爱着她，而且爱得那么深，终于有一天不得不向她表白对她的爱情。但她是个真正规矩的女人，严厉地责骂了他一顿，并威胁要打他一顿并把他赶出去，他这才不敢再纠缠她了。但他仍把欲火一直暗藏在心中，直到有一天他的男主人外出，女主人又到离家不远的圣弗洛伦廷教堂做晚祷的时候，因为家里就只他一个人，他想着可以靠武力夺得靠恳求和献殷勤所得不到的东西。为此目的，他撬开了他和他的心上人房间之间的板



壁，由于她的床两边都有幔帐，一边挡着她丈夫的床，一边挡着女仆的床，在她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上床睡觉时她并没有发现板壁被撬。而当那可怜的女人刚要睡觉时，那家伙便光穿着一件衬衣，手执利刃从撬开的板壁缝里钻了进来。但当她一发觉他爬上了她的床，便立即跳下床去，以十分正派女人的口气请他不要无礼。但是他对她的爱不过是一种兽性的发作，善意的劝导在他听来还不如骡马的嘶鸣，对她表现得比对他一直侍候的牲口还残酷无情；由于看到她正迅速绕着一张桌子逃跑，已经两次从他的手中脱逃，他绝望地感到要活着强奸她怕已不可能，便用剑巧妙地划破她的血管，想着她既然不知道害怕，疼痛或许能使她就范。可这样做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像一个一见自己流出的血便激起向敌人复仇为自己争得荣誉的决心的勇敢的士兵，她就这样带一身的洁白更加迅速地逃跑，并更加诚恳地向他提出请求，希望他良心发现。但他已陷于疯狂，对这类话已完全听不进去，同时一剑紧似一剑地向她逼来，她为避开剑锋而竭尽全力跑着。直到最后由于失血过多，她感到死亡已经临近，便抬眼向天交抱双手，向上帝表示感谢，并称他是她的力量，她的美德，她的长期的苦难和她纯洁的心灵；她请求他善意地接受她为他的儿子所洒下的鲜血，她坚信他的儿子一定会在他面前清洗掉她的一切罪孽。还说：“主啊，请接受我的通过你的仁慈获得赎罪的灵魂。”她说着俯身倒在地上。那个恶棍又在她身上砍了几剑，在她口不能言，身体不能动弹的情况下终于从她身上得到了她已无法拒绝的东西。

在兽欲得到满足之后，他立即仓惶逃跑，而且跑得无影无踪，别人休想再抓住他。那个和赶马人的妻子一同睡觉的小姑



七 日 谈

娘由于害怕一直躲在床下，而当她看到那男人跑出门去以后便来到她的女主人身边，见她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便推开窗子向左邻右舍呼救。他们对她就像对镇上其他女人一样喜爱和尊敬，一听到叫喊马上就来了，还带来了一位医生。他查看了一下，她身上共有二十五处致命的刀伤，他们想救活她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但她却一直拖延了一个多小时，她的眼神和手势表明她心中仍十分清楚。牧师问她临死前抱有何种信念。她用语言一样明确的手势回答说，她仍对自己的得救寄希望于耶稣；因此她面带微笑，抬眼向天，向造物主献出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当大家为她安排好葬礼正要抬她出去下葬的时候，她丈夫回来了。在还没有告诉他妻子的死讯的情况下他便在家门口撞下了她的尸体。在人们告诉他她被杀的经过以后，他更是双重的悲伤，悲痛得死去活来。她被作为贞洁的烈女安葬在圣弗洛伦廷教堂，本镇所有体面的妇女莫不前来参加她的葬礼以示敬意，并感到自己和如此贞烈的女人生活在一起，真是莫大的光荣。更有许多年轻妇女都决定以她作为自己的榜样。

“请看，女士们，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很能引导人们推崇保守贞节的美德。我们这些出身上等社会的妇女应以尘世的情欲为耻，因为连一个赶马人的妻子都能为此面对残酷的死亡而毫无惧色。任何一个妇女在没有经过不惜以死保身的考验之前，都不能说自己是贞洁的。因此我们必须十分谦虚，因为上帝施恩于人并不是看他是否出身名门，多么富有，而是出于他仁慈的意愿。而他并非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只是从中选出他乐意的，而对所选中的人，他又总使他充满各种美德。他还常常故意挑选一些出身低贱的人借以指责在尘世上大受尊敬的



人，因为圣书上就曾写道，“让我们别为自己的才能欣喜，我们倒应该致力于在人生之书上留下我们的姓名。”

这时在场的女士们无不为这位妇女可怜而光荣的死痛哭不已；每个人都在心中下定决心，假如自己遇上类似的情况，一定和她一样舍身取义。这时奥茜尔看到为赞扬这已死去的女人浪费掉了时间，便对萨福雪当说：“除非你能讲个令人高兴的故事来让大家发笑，我想我这样让他们全哭哭啼啼，他们会永远也不原谅我了。因此我建议由你来讲第三个故事。”

萨福雪当十分愿意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让大家、特别是其中的一位妇女开心，便说他知道这里还有别的人比他更见多识广，能讲更多的故事，这权利并不真正属于他；但现在既然有人选中了他，那还是越早把故事讲出来越好。因为在前面讲的好故事越多，他的故事就越显得蹩脚了。

第三个故事

讲一个淫荡的那不勒斯王如何遇到了自己的对手

太太们，既然我常常希望自己能成为我所要讲的故事中人物的幸运伙伴，我要告诉大家，在把情欲看得与王权一样重要的阿方索国王统治时期住着一个品德高尚才智过人的青年，由于这些长处，当地的一位年长的寡妇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这姑娘在美貌和善良方面都毫不比她丈夫逊色，他们夫妻俩也十分相亲相爱。但有一天赶上狂欢节的时候，国王和往常一样戴上假面具到一些人家去拜访。各家也都竭力殷勤地接待



七日谈

并款待他。当他来到上面所说的这对年轻夫妻家时，他受到比别人家更好的款待；糖果点心是那样丰盛，歌声是那样优美，尤其招待他的是一位他从未见过的美丽无比的娇娘。在接待即将结束时，她和丈夫还一同欢歌一曲，这更增添了她的妩媚。他从她身上看到了少有的完美，因而对他们夫妻之间的良好关系产生了嫉妒，恨不得破坏掉才好。但是在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真挚的爱时，他又尽可能地掩饰起这种情绪。然而为了使这情绪得到某种发泄，他经常宴请那不勒斯的贵族老爷太太们，每次都忘不了邀请这对夫妻。由于一个人总爱按照自己的愿望想事情，他总感觉到要不是有她丈夫在场，她早对自己眉目传情了。所以为了弄清她心里对他到底怎样，他找了个差事把她丈夫打发到罗马去，要两三个星期以后才能回来。他刚一走，这个从来没有和丈夫分开过的妻子立即陷入莫大的忧伤之中，这时幸好国王的甜言蜜语和不时送来的小礼物给她带来安慰，使她不但不再因丈夫不在而烦恼，反而觉得没有他的生活更好了。这三个星期还没结束她便已热烈地爱上了国王，因而一想到丈夫要回来了，她的痛苦便不亚于当初他走的时候。为了使自己还能常见到国王，她和他商量好，只要那年轻人一去乡下打猎，她就及时通知国王，好让他不冒风险地前来和她相会，以便被她视为比良心更重要的名声不至受到损害。

就这样，这位太太过着满足的日子，丈夫回来时她对他是那样的热情，以至几次有人告诉他，在他不在时国王便来和她胡搞，他都不相信。但时间一长，纸终究包不住火，他开始怀疑妻子行为不端，经过仔细观察，他几乎肯定了这一点。但出于对那个如此对不起自己的人的恐惧，怕他发现事情败露会更严厉地加害于自己，他决心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想着虽然不免



心中悲伤，也犯不上为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去冒生命危险。但由于心中忿懑，他仍然想，如有可能他一定要向国王进行报复。他知道女人，特别是那些高贵的夫人，和爱情相比起来，更容易为忧心所动，于是有一天在对皇后回话时他大胆对她说，她实在是不幸，国王竟不是全心全意爱着她。王后曾听说过国王和他妻子之间的事，便对他说：“也许一个人不能同时既得到荣誉又得到欢娱。我清楚地知道，我得到的是荣誉，而另一个得到了欢娱，但那个得到欢娱的人却得不到属于我的荣誉。”他完全理解她说这番话的意思，便对她说：“我的夫人，对你来说，荣誉是天生的，因为你出身于如此高贵的血统，甚至王后或女王的头衔都不能为你增添新的荣誉，但是你的美貌与善良使你同样应该得到欢娱，那个夺去你的欢娱的女人对她自己造成的伤害更甚于对你的伤害，因为为了一种对她来说实际是耻辱的荣誉，她也失去了你或国中任何妇女所希望得到的欢娱。我敢发誓说，假如国王失去了他的王冠，那他在使一位太太获得满足方面就赶不上我；我还敢肯定如果他想满足像你这样的人，那他最好换上像我这样一副外貌。”王后听罢不禁大笑说：“尽管国王看上去比你文弱得多，但他对我的爱已使我心满意足，我绝对无心去另找别人。”这时那年轻绅士说：“我的夫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就不会引起我的怜悯了，因为我十分清楚，假如国王对你也同你对他一样热爱，那你心中的真挚的爱才会使你感到满足，但这一点既然已被上帝明智地破坏，使你从他身上再得不到你想得到的东西，那你也便不能再视他为你在尘世的主了。”“我向你坦白，”王后说，“我对国王的爱是在任何一个其他人心中所无法找到的。”“对不起，”那年轻绅士说，“你并不了解所有男人的心，因为我可以对你



七 日 谈

说，有一个人对你的爱是你对你丈夫的爱根本无法相比的，由于看到国王对你的爱已不复存在，他对你的爱便迅速急剧增长，如今只要你乐意，他一定能使你的悲伤得到全部补偿。”

从他的话语以及他的表情中，王后开始感到他所讲的都是肺腑之言；她又想到连日来他一直对她百般殷勤，还显出忧虑、烦恼的样子。她本以为他这不过是为他的妻子，现在她断定这实际是出于他对自己的爱。那像隔着一张一戳即破的纸般的爱立即让她明白了所有男人对她隐藏的情感。看看那年轻人，她发现他远远比自己的丈夫更可爱，又想到像他被妻子所抛弃一样，她也被丈夫所抛弃。她禁不住叹了口气含着眼泪说：“我的上帝，难道只是出于报复我便让人从我这儿得到靠爱得不到的东西吗？”那青年完全明白她话中的含意，便回答说：“报复是甜蜜的，假如报复的结果不是杀掉一个仇人，而是给一个真正的朋友以新生，那就更甜蜜了。我看现在是你该抛弃对一个并不关心你的人的愚蠢的爱的时候了；而一种真诚的正当的爱心会驱走你心中的一切恐惧，因为恐惧是不可能在一个善良、高尚的心灵中长期存留的。让我们抛开你高贵的出身，把我们看成一对倾心相爱却遭到世上最可怕的欺骗、叛卖与嘲弄的恋人。让我们来进行报复吧，倒不一定是为了使我们的敌人得到应得的惩罚，主要是为了在我这一方面就已无法自持的爱。我相信你如果不是铁石心肠，也一定在心中多少感受到我已无法隐瞒下去的那爱的火花的冲击。假如你对我这因爱你而几乎活不下去的人的怜悯还不能激发你的爱的话，那你对自己的爱也应能激发。因为你是那么完美无缺，值得一切诚实的人追求，却为了一个完全鄙视你并抛弃你的人而拒绝其他人的爱。”